

第十届“春华杯”征文大赛文学创作类二等奖

## 槐花树下

高 颖

(文法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 2010 级)

“竹郎骑马来，绕床弄青梅。同居长干里，两小无嫌猜。”徘徊在槐花树下，抬头望着那一团团、一串串簇拥着的槐树花，不禁念叨起这首诗。每每提到“青梅竹马”这个词，我便会想起童年的那段美丽时光，想起与我一起共享那段纯真烂漫岁月的君诚哥。

那时候君诚哥就住在我们家北边的那座宅子里，我也就经常进到里边去玩。至于那是不是他的家，我不敢妄下定论。因为对于那座宅子的主人到底是谁，我始终也没弄清过，也不想弄清，所以现在想想这个问题仍然一片朦胧。对于和君诚哥的相识，记忆不过像大江大河的源头，可以找到汇合点，再往上游找，就茫茫然不知所措了。现在琢磨一下，应该是妈妈带我去他家玩或姑姑（君诚哥的母亲）带他来我家玩相逢的吧。至于为什么叫他哥哥，可能是他比我大几天，因为我们应该是一般大的，那时候我们是手拉手进的幼儿园……

孩子的天地如果没有大人的干涉应该会比较小，一是腿短，走不远，二是胆小，不敢走远，走远了就怕自己丢了。所以那时候每天就会和君诚哥粘在一起。他父亲是当地有名的木匠，给他打造了很多小手枪，到他家后，他总会给我一把，或大或小，样式不一。之后整个庭院里就是两个小孩的“怦怦”、“啾啾”、“咚咚”等各种稚嫩而有趣的声音了。北方的冬天会比较冷，尤其是在四周只剩下稀零零的枯树干和被冻僵的围墙的空旷庭院中。但那时没有感觉到

冷，是因为朗朗的日头吧，大把大把地播撒着暖烘烘的阳光。我们沐浴在阳光中里，随意戏逐，满身是温暖和光亮。

等到积雪消融，清水破冰，泥土萌动的时候，我们便时常游嬉在河边。那时候东边那个坑于我们来说是硕大的，神秘的，圣洁的。因为那里是我们游乐场，没有人去打扰我们的一个天地。君诚哥没有下过水，因为我们都是老实孩子，大人不让干的，在我们眼中就是绝对的红色禁区。如果是现在的我，一定会嘲笑他胆小的。我们爱玩的是坑边的沙堆。在平常，就是从上边顺势滑到下边，再由下边滚爬到上边，循环往复。那时候不会感到可笑，那时候觉得是好玩，是从心底里迸发出来的开心。沙子是软软的，细细的，滑起来时，感觉柔柔的，腻腻的。现在仍时常回忆起那种感觉，因为走出童年后至今也没有体会过第二次。后来有一天，坑边聚集了几辆大爪车，他们抬起那么高那么高的“手臂”，恶狠狠的伸向坑底……等到第二天我们在到那看时，那里又恢复了平静，比以往都要平静的平静。令我们惊奇不已的是春风不仅能裁出丝绦细叶，也能使风干的沙块幻化出各种迷离的形态，有的像城堡，有的像贝壳，有的是水晶方，有的是鹅卵圆……我们小心翼翼的欣赏着，带着点恐惧触触这，摸摸那……关于坑的记忆就定格在那了。因为之后那就改名叫“池塘”了，沙土上种上了作物，我们便成了外人，那儿不再属于我们。

这样一念一想，原来始终未变，对我们不离不弃而且随着岁月流逝而愈加沉稳安详的只有眼前这棵大槐树了。尤其是每年的夏天，大槐树虽然始终默默无闻，但却一直扮演着主角。早晨，我们会被树上的鸟儿，蝉儿催醒，午后便在下边乘凉。有时候君诚哥会拽着一根大常竿，我则带着一团面，从树上粘“老娃娃”（即蝉），尽管每次都用尽了力气，想尽了办法，但结果总是不太好，抓不到什么，可能是我们太小，太矮吧。但傍晚就不同了——君诚哥带着我拿着

专供小孩用的小锹，神气洋洋的在大槐树下挖来挖去，像寻宝一样，趁着还有点光线，尽力搜索那些即将利用傍晚时分蜕变成蝉的“唧唧老”。因为方法简单，不需要费多大力气，所以每次往往收获不少，这对我们来说可算是是一大乐事。等到天全暗下来时，劳累了一天的大人们就团聚在一起，围着点燃的茅草堆闲话家常。我们就只能绕着那星火或绕大人跑圈圈了……

黑夜渐渐隐去，直到有一天天亮了。我像往常一样一觉醒来，走下床时却被忽然告诉，我对面的宅子里边换了主人。我呆了一呆，抬头用睁大了的眼睛骨碌骨碌地望望站着的大人们，再揉揉眼睛，怀疑自己仍然在梦中……就这样，我永远的失去了君诚哥的消息。童年仿佛也就于此戛然而止，再也没有多余的记忆。只是那棵槐树还一直的停在那，如此平静，好像在守护，又像在守候。是谁让它承载的太多么？它不再坚挺，而是愈渐苍老。

轻轻的风，轻轻地梦，轻轻地晨晨昏昏；  
淡淡的香，淡淡的泪，淡淡的年年岁岁。

那乳白色的花朵如此晶莹，恰似正在飘向遥远的天空的云，迷离了我的双眼。

我许久的望着老槐树，老槐树也望着我。